

DOI: 10.13957/j.cnki.tcx.2023.04.023

引文格式:

张文娟. 互为、求变与从众——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内涵[J]. 陶瓷学报, 2023, 44(4): 808–815.

ZHANG Wenjuan. Mutual advancement, pursuit of transformation and conformity—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flower glazed murals produced at high temperature in Cizhou Kiln [J]. *Journal of Ceramics*, 2023, 44(4): 808–815.

互为、求变与从众——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内涵

张文娟

(邯郸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05)

摘 要: 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作为陶瓷壁画的表现形式之一, 其釉色厚重、色彩艳丽、表现力强, 成为较理想的室内外壁画装饰材质, 在许多城市建筑空间中被广泛应用, 并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从空间场域、形式、文化三个不同角度来论述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内涵, 指出建筑空间、所处环境场所身份与壁画之间形成互动的空间场域环境; 花釉壁画的本体语言与外在表现形态凸显了求变的审美形式; 壁画语言的亲和效应、图示内容的叙事表征、内涵表达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从众的审美文化观。这三个角度相互渗透而又各有侧重, 既反映了壁画艺术所具备的功能价值, 又具有花釉壁画语言的独特材质之美, 共同构成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内涵。

关键词: 高温花釉; 陶瓷壁画; 审美内涵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23)04-0808-08

Mutual Advancement, Pursuit of Transformation and Conformity—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Flower Glazed Murals Produced at High Temperature in Cizhou Kiln

ZHANG Wenjuan

(Handan College, Handan 056005, Hebei,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flower glazed murals produced at high temperature in Cizhou Kiln, it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ceramic murals.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thick glaze, bright color and strong expressiveness, it has been used as an ideal decorative material for indoor and outdoor murals. Moreover, it is widely used in many urban architectural spaces, which presents its unique charm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is mainly aimed to elaborates and discusses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flower glazed murals produced at high temperature in Cizhou Kil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e., space field environment, sense of form and cultural view. On such basis, it also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space environment view is hereby established among the architectural space, the identity of environmental site and the murals and the form view for pursuit of transformation is manifested by the noumenon language and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glazed murals. The view of aesthetics and culture is manifested by the affinity of mural language, the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of graphic content and the humanistic care of connotation expression. In this regard, the three perspectives are able to influence and permeate with one another, while they have their own highlights. They not only reflect the functional values of the mural arts, but also show the unique material beauty manifested in the flower glazed mural language. Finally, they consist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the flower glazed murals produced at high temperature in Cizhou.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floral glaze; ceramic murals; aesthetic connotation

收稿日期: 2023-01-03。

修订日期: 2023-03-20。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HB21YS012)。

通信联系人: 张文娟(1982-), 女, 硕士, 副教授。

Received date: 2023-01-03.

Revised date: 2023-03-20.

Correspondent author: ZHANG Wenjuan (1982-), Female, Master, Associate professor.

E-mail: 89558635@qq.com

0 引言

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作为陶瓷壁画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是在继承传统磁州窑装饰技法的基础上,以黑釉为底,以各种颜色的花釉为面釉,在高温烧制过程中上下釉色相互渗透,产生丰富色彩肌理变化的一种壁画形态。高温花釉壁画将陶瓷装饰技法与壁画绘画语言相融合,既有陶瓷材质泥、釉、火的语言特性,又有壁画的叙事性、表现性、装饰性功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型陶瓷壁画的首创,在现代壁画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高温花釉的釉色厚重、色彩艳丽,表现力丰富。相对于高温颜色釉,其釉色流动性弱,可控性强,便于整体效果的把握;相对于釉上彩来说,有立体浮雕感,更能体现出陶瓷釉质的变化特性,恰当地表现出油画、版画、工笔等各种绘画语言。画家、设计师、壁画艺术家等不同群体可以轻松地将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形式与花釉的相结合,展现出巧妙的艺术形象。近年来,随着壁画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磁州窑花釉壁画以其自身的历史文脉以及优良的材料,成为较理想的室内外壁画装饰,在许多城市建筑空间中被广泛应用,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如何欣赏这一艺术形式,如何从公众的、艺术的、材料的视角去探讨其艺术特征,进而把握其艺术价值,值得我们去思考。作为陶瓷壁画的重要组成部分,磁州窑高温壁画既包含了陶瓷壁画的审美共性,又体现了其特殊的审美个性。空间场域是陶瓷壁画所处场所环境形成的公共基础,具有审美共性;形式表现是陶瓷壁画设计的视觉要素,体现了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区别于其他陶瓷材质所具有的审美个性;文化表达是每一幅高温花釉陶瓷壁画的思想内涵所在,三者构成了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灵魂。由此,本文从空间、形式、文化三个方面综合论述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内涵,以拓宽陶瓷壁画审美的视觉领域和感受层次。

1 互为的空间场域

陶瓷壁画是公共环境艺术的一个分支,体现的是在公共开放空间中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在文化交融日益频繁的今天,人们不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足,更多关注自身所处场域环境的体验感。陶瓷壁画是烘托环境场域气氛、提高建筑艺术品味的装饰形式,极大丰富和完善了人们的生活品味,与空间环境构成了开放、交

流和共享的精神特质。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在于壁画自身与空间场域在视觉以及心理上互动的整体效果,形成壁画与环境的相互依存,交相辉映。

1.1 壁画与建筑空间的内在审美融合

磁州窑花釉壁画的呈现依附于建筑空间而存在。自首都机场的壁画面世以来,磁州窑花釉壁画不断出现在各种建筑空间中。这些建筑空间的结构、尺度、布局和色彩等因素与壁画形成了互相衬托的关系,高温花釉壁画与所处空间只有在比例适宜、色彩协调时才能起到活跃空间环境气氛的作用,从而产生审美效应。空间是流动性的存在,在空间环境中,不但要考虑空间尺度来确定壁画的大小,还应考虑到观者与壁画之间的视觉距离来确定壁画构图形象结构的疏密关系,使观者在距离与角度的变化中能够欣赏壁画的全貌。如果空间环境较为宽阔,人的视觉距离较远,则视野越大,画面构图可以简约,表现的形象适应高大疏朗;如果环境空间相对较小,则应注重对细节的处理,使人们在近距离观赏中可以感受到壁画的精彩与细腻,并且可通过构图、色彩、形象的变化,产生视觉的纵深感,拓展延伸建筑空间的视觉纵深感^[1]。壁画的主题思想、形式和安装方式与建筑空间的匹配,构筑出环境的空间美感氛围。

建筑空间结构形态的平直曲折或封闭开放均能形成不同的空间感,对花釉壁画的尺度与形态展现有重要的作用。建筑空间中墙壁、地面、天顶的高度、门、以及一些隔断、立柱等都可能把整体的空间分割成许多小空间,通过壁画可以使各个部分互相连接,形成整体,扩大空间感。图1的楼家本为农业博物馆设计的《大地曙光》,依照大厅弧形墙面结构,用高温花釉壁画将博物馆大厅的装饰成环形壁画带,将门厅自然包围其中,壁画采用浅褐色,用麦穗、农具、耕种等图示符号表现了先民们对农业发展作出的贡献。壁画厚重的色彩与文化内涵达到与建筑结构、环境空间的协调,呈现环境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1.2 壁画与所处场所身份的呼应

场所身份指的是特定环境的功能性和精神性。在现代公共环境中划分了许多具有不同功能的场所,如休闲广场、商业中心、行政广场、火车站、地铁等,这些场所具有不同的属性与氛围。进行壁画设计时应考虑到场所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所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使陶瓷壁画



图1 中国农业博物馆《大地曙光》楼家本

Fig. 1 “The Dawn of the Earth” by Lou Jiaben, China Agricultural Museum Royal Cuisine Museum

与建筑空间功能与精神特征相切合。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从特定场所角度出发,不仅在视觉上适应场所气氛,起到装饰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内涵上体现文化精神特质,凸显该场所的审美价值,营造场所“标志性”的作用,使陶瓷壁画成为空间场域精神、气质的标识,在心理上产生美感效应^[2]。

在空间风格大同小异的公共场所或建筑群中,壁画作品的出现会成为该场所具有审美意义的标志性设置,增强“场域感”的体现,为人们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如地铁站都是按照标准化建造,环境空间趋同,不仅是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也是城市文化传播与展示的重要窗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温花釉壁画开始应用于地铁环境中,体现所在城市的地域性和文化气质,并与大众审美、时代气息相融合。1985年,由袁运甫、钱月华为“建国门站”设计的《中国天文史》是北京最早一批大型地铁壁画,就是运用了高温花釉壁画,在彭城制作完成。“建国门站”屹立着世界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北京古观象台,壁画《中国天文史》以古观象台为依托,由3000块花釉瓷砖组成,用金乌负日、伏羲、女娲、星象、甲骨文等文化符号概括地表现了我国古代五千年天文学发展史。壁画的位置一般安装在月台的墙面上,内容表现与站点所经地区的地理特色相吻合,醒目的形象和强烈的色彩给人过目不忘的视觉效果,形成“标志性”认同感,人们在等待乘车的过程中可通过壁画了解城市的自然地貌与城市文化,增强了地铁站的空间场域氛围。

2 求变的审美形式

所有视觉艺术作品都以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存在。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形式语言是其区别于其他陶瓷壁画的主要特质。它包括原料质感、釉色肌理、制作工艺、表现形态四个方面,形成了高温花釉壁画独特的审美品质和形式表现。

2.1 原料质感的独特性

磁州窑所处的中原太行山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磁州窑所用大青土、缸土、黑釉、碱石等原料大多出自窑厂周边,就近取材、得天独厚。青土是一种半软质耐火黏土,矿物成分主要由云母与高岭石组成,还有少量石英碎屑和褐铁矿、金红石及锆英石等,加工后为青泥,有较好的可塑性和成型性能, Al_2O_3 含量在28 wt.%~29 wt.%,烧成后不易变形,颜色发黄或者呈青灰色^[3]。用于做高温花釉壁画的泥料以青土为主要原料,经过科学配比,质地较陶泥更为细腻,呈色较瓷泥色深,黏性较好,做成坯板后坚固致密,烧结后平整度高,衬托花釉后色彩更加厚重。壁画中常用的黑釉是由当地黄土加工而成,其矿物成分主要是石英、长石和伊利石。当温度较高时,黑釉颜色乌黑发亮;当温度较低时,则呈深褐色,没有光泽。技术工人掌握了原料的基本性能,保证了陶瓷壁画制作的基础质感,经过艺术家构思与设计,使磁州窑陶瓷壁画既有固有经验的限制又有偶然的效果呈现,充满可塑性与创新性,产生出区别于其他地区陶瓷壁画的独特之美。

2.2 釉色肌理的变化性

釉色语言特质是陶瓷材料特有的品质,也是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审美表现中最活跃、最具冲击力的因素。磁州窑花釉壁画通常用黑釉做底釉,单色釉做面釉,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各种釉色相互渗透、自然混合,产生丰富的色彩和肌理变化。釉色是从宋代窑变黑釉发展来的,20世纪50年代,叶麟祥、叶广成在仿宋瓷的基础上研制成了钛蓝釉、钴蓝釉、铬锡红釉、棕釉、钛黄等多种高温色釉。20世纪七八十年代,郭珏亭、李允忠在磁州窑黑釉料里加入多种化合物,由于其在不同温度下呈现不同的颜色,从而就形成了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神奇效果^[4]。在壁画绘制时,依据配方组成、气氛、温度、施釉厚度等因素会形成各样的效果。如果面釉较薄,则颜色发暗;如果面釉较厚,则会有气泡、流釉等问题。掌控好

釉色的技术特性会产生多种肌理纹饰，有彩色的斑点纹，也有细密的丝毛纹，也有如蚯蚓走泥纹、蛇纹、虎皮纹等生动多变的纹理，如图 2 所示，花釉在高温中形成鱼子般的肌理效果。

磁州窑花釉在色彩上能表现出各种色相与明度，同一色相有不同的明度和彩度，如红釉里有铁锈红、深红、玫瑰红、酱红等色彩。这些色彩带给人或刚劲、古朴，或含蓄高雅的艺术风格，产生妙悟自然的审美遐想^[5]。如不用黑底釉，仅施色釉，则颜色单纯而鲜艳，因温度的不同而形成或光亮、或哑光的视觉感。花釉壁画的丰富色彩与肌理变化让环境空间有了色彩的跃动，釉质感度的引申和象征意味体现在壁画细节的品读上，远观则大气沉稳，近观也变化微妙、耐人寻味，给观者带来循序渐进的视觉感。

2.3 制作工艺的创造性

陶瓷壁画的材质特点决定了对工艺技术的依赖，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制作工艺的创造性体现在壁画制作的全过程，从最初的成型、装饰、到烧成以及最后的安装，工艺技术不断改良。为便于安装，坯板多制成正方形，长约 30 cm，厚度在 1.0 cm ~ 1.2 cm 之间。坯板多采用半手工制作，采用石膏模具高压注浆或是泥板印坯的方式，使坯板收缩均匀，烧成后大小一致。装饰上，吸取传统磁州窑剔刻的技法，刻划、剔刻、刻划、立粉、填色多种装饰技法并用，为使画面主体形象轮廓清晰，富有装饰性，还创造性地将浅浮雕和花釉结合，使釉色随着形体的起伏流动产生层次变化，解决花釉壁画明度较低的问题。施釉技法上有涂釉、添釉、吹釉、蘸釉等，以取得不同的肌理质感。人物面部、花卉等细节部分，采用局部吹釉，

产生轻微的晕染效果，其余则用毛笔涂釉、点釉、刮蹭等技法，各种釉料在高温下相互流动、渗透、重叠、扩散，呈现出油画般色彩般厚重、富有肌理和触感的艺术效果^[6]。

烧成是陶瓷壁画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磁州窑陶瓷壁画的烧成采用氧化气氛，温度需要控制在 1260 °C ~ 1300 °C 之间。窑温曲线的不稳定不仅会使画面产生缩釉、气泡、龟裂等瑕疵，还会造成瓷板开裂或卷翘等问题。为减小窑温对釉色和瓷板的影响，烧制上采用隧道窑，其升温稳定、保温时间长，使釉面平滑、色泽亮丽。

磁州窑高温陶瓷壁画一般采用分块制作，最后拼贴安装。制作时要精心分块，以视觉形象为中心，避免面部五官等主要部分出现错缝，只有最终安装平整、缝隙紧密均匀、衔接自然，才算成功。通常壁画采用平行安装，一般会留有灰缝。在北京机场壁画《科学的春天》壁画制作中，为解决布置灰缝与画面效果之间的冲突，参与壁画制作的任世民老师提出陶板菱形排列的方案，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张仃院长观看后说道：“看来菱形安装的灰缝没有破坏画面，反倒加强了整个画面的艺术效果，将十几组人物联系起来了。”^[4]安装方式的不同，增强了壁画的表现效果，暗含了设计者与工作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职业素养，体现了制作安装的群体合作力。

2.4 表现形态的多样性

壁画与建筑空间的关系、材料语言的艺术表现力是壁画设计者时刻思考的问题。壁画设计者根据艺术构思选取合理的表现手法，不断探索花釉陶瓷的材料语言美感，表现空间从室内到室外、从平面表现走向与立体雕塑相结合，表现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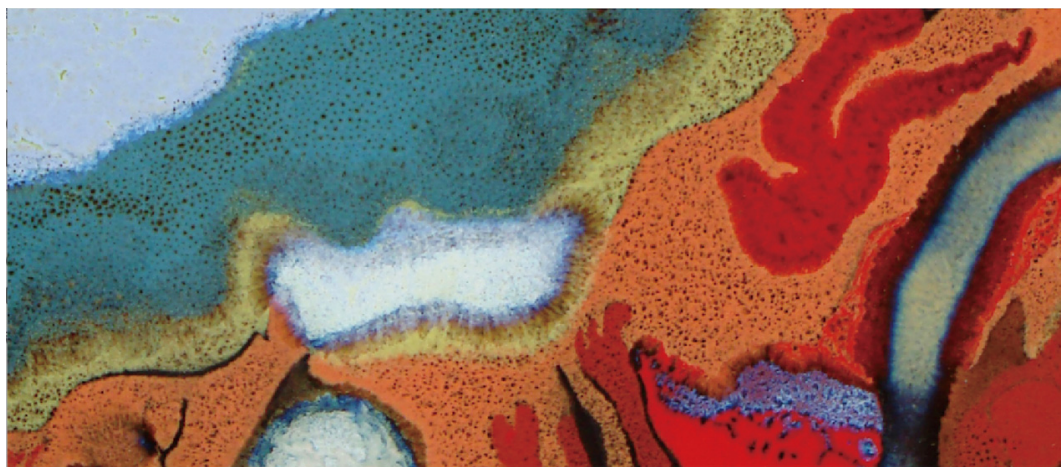


图 2 花釉局部的肌理变化

Fig. 2 Local Texture Changes of Floral Glaze

材不断丰富,应用空间得到拓展,使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从设置场所来看,20世纪80年代高温花釉壁画多应用在宾馆、酒店、图书馆、体育馆等室内场所,进入21世纪后,在一些文化街区、公园等室外公共场所的应用逐渐增多。从表现形式上来看,从对过去绘画性、装饰性的强调过渡到注重与建筑空间环境的协调,表现手法有所创新,艺术风格有所突破,丰富和增强了建筑空间的艺术效果和文化氛围^[7]。

除了北京机场壁画《科学的春天》《民间舞蹈》、侯一民与邓澍夫妇受命为《人民日报》礼堂门厅制作的《百花齐放》、袁运甫为中国科学院制作的《山魂水泊》等著名高温花釉壁画之外,权正环、李化吉、张虹为北京中国剧院设计的《华夏之舞》也较早运用了磁州窑高温花釉这一材质语言。画面中一个个飞舞、伸展的体态如流动的乐章充满强烈的节奏韵律感,展现了各个民族舞蹈艺术魅力,艳丽而不失沉稳的釉色完美表达了壁画的唯美印象。在长期实践中,壁画家和技术工人在高温花釉壁画的基础上研制出了陶板色釉高浮雕壁画、黑釉剔刻壁画、浅浮雕花釉壁画、陶瓷镶嵌等各种形式,甚至不局限于某一种形式,综合运用多种材料与装饰形式,以更好地表现主题。如杜大恺为河北省图书馆创作《理想意志追求》便是将花釉经过配比与烧窑温度的变化烧制成无光釉,主体人物形象采用浅浮雕的形式突出画面立体感。

黑剔刻是传统磁州窑常用的装饰方式之一,制作时通体施黑釉,常用竹签勾勒出形象轮廓,剔去画面以外的形象,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效果。图3是李晴为中国皇家菜博物馆设计的《以食祭祀、煮海为盐》运用了磁州窑黑剔刻划花技法,吸取画像石刻的韵味,画面物像采用简洁化和剪影化处理,线条自然流畅、挥洒自如,富于动感变化,采用分段式构图,画面动静结合,充满秩序韵律之感。饮食是礼的起源,礼的形式源于祭祀,壁画展现了先民用食物祭祀神灵,祈求上苍保佑的大典盛况,另一幅则表现了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的神话传说。

刘凯、楚鹏设计的《礼乐春秋——六艺》运用了马赛克镶嵌理念做背景,磁州窑黑剔刻制作人物形象主体,背景运用红黄两种主色调花釉瓷片进行镶嵌,黑色的画面主体与背景之间产生色彩视觉差异,使主次分明。



图3 中国皇家菜博物馆《以食祭祀、煮海为盐》李晴
Fig. 3 "Sacrifice with Food and Boil the Sea as Salt" by Li Qing, Chinese Royal Cuisine Museum

高温花釉壁画往往借助于装饰化的具象形式表现主题,在近些年也开始运用抽象表现,并与其他材质相结合,产生独特的风格。如邹明设计的北京四号线义和庄站地铁壁画《希望升腾》(见图4),采用几何构图形式,中心用青花绘出传统山水景色,背景用高温花釉做出大块肌理,不锈钢材质做边框,整幅壁画把抽象的形式和具象的内容放置在一起,形成了多种材质语言的对比。冷与暖、具象与抽象、方与圆,互相矛盾又互相融合,画面中既有传统的意境,又有现代的思考。



图4 北京地铁四号线义和庄站《希望升腾》邹明
Fig. 4 "Rise of Hope" by Zou Ming, Yihezhuang Station of Beijing Metro Line 4

3 从众的审美文化

壁画是为公众服务的,其艺术价值更多体现在与观众的交流互动中,承担着愉悦大众生活、激发和引发大众的情感和才智,提升大众文化修养和审美品位的重要社会职责^[8]。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亲和效应、叙事表征、内涵表达的人文

关怀,体现了从属民众、服务民众的审美文化观。

3.1 壁画语言的亲和效应

陶瓷材质通过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人们生活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审美渊源,从最初的建筑构件到具有装饰意味的陶瓷壁画,以其自身具有的亲切、温润、厚重的特性赋予建筑界面和空间以新的意义^[9]。陶瓷壁画所特有的触觉感、视觉感与人们追求中庸、温情、舒适的心理感应相适应,与空间关系形成和谐的亲和度,成为区别于其他材料语言的重要特征。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有着与公众生活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的视觉样态,陶瓷材质的亲和力消解了物质材料的陌生感,诸如历史人物、民俗风情、山水风景、树木花草等通俗易懂的主题内涵,都是磁州窑陶瓷壁画所表现的内容,自然拉近了壁画与观者的距离,与高冷、抽象的壁画语言相比,增加了易读性,可增强观者的温和感、亲切感。

周令钊为湖南常德画墙设计的壁画《桃源春色》(见图 5),以传统山水画中目游神畅的空间观察方式,展示出了常德风光的无限美丽。画面以桃花源为中心,沅江川流将穿石、马援石室、悬棺、水府阁、桃源山、高举阁、擂茶馆、桃源县城、花岩溪、崔婆井等自然美景和人文历史故事串联起来,其间穿插古树花草,石阶曲径,构成一幅气韵生动的艺术画面,不仅可激起观者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还可消解与公众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

3.2 图示内容的叙事表征

壁画作为与公众互相交流的艺术载体,除视觉形式美感外,还需要内容来充实画面内涵,通过叙事性的内容不断挖掘图像的深层表达和内在含义^[10],让作品传递出内在的审美意趣与思想内涵。我国古代壁画向来以叙事性的图示语言传达壁画所体现的内涵。从墓室壁画到石窟壁画,故事情节由小到大、由简至繁,暗含了古代壁画的创作规律。在一些历史题材的壁画中,匠人们根据情节需要安排主次,对颜色、形式风格进行统一布局,使画面层次分明、疏松有秩、富于节奏感。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在形式表达上延续了古代壁画的叙事特征,利用内容的连续性以及釉色的丰富来表现较强的叙事性。在历史典故、民俗场景中,常常将具有情节性、故事性的画面以具象的、装饰的形态语言组织画面,构成了具有可读性和叙事表征的画面。

宋长青创作的《东岳古韵》以装饰的手法叙述了北京春节期间舞狮子、扭秧歌的民俗活动。构图上采用对称式的平视体构图,以画面中心为视觉导向往两边自然延展,形象处理上吸取皮影戏的民间元素,白色背景将布局、施色、形象与思想统一起来,像一幅展开的长卷。艺术家楼家本为北京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制作的大型壁画《潞通升平》(见图 6),以平面叙事的形式展现了北京的民俗风情,内容包括“天后庙会”“茶瓷酒食”“运脉宴盛”“小楼万通”“开槽民节”“民俗图饰、风华”几个情节,全长 109.13 m,成为国内最长的街头民俗壁画,充分体现了运河文化的包容博大^[6]。



图 5 湖南常德画墙 《桃源春色》 周令钊

Fig. 5 “Spring in Peach Blossom Land” by Zhou Lingzhao Changde Painted Wall in Hunan



图 6 北京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 《潞通升平》 楼家本

Fig. 6 “Lutong Shengping” by Lou Jiaben, Canal Culture Square in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3.3 内涵表达的人文关怀

优秀的壁画作品要能经得起漫长的推敲,超越时间、人种、文化与阶级,得到广泛的理解,并给予观众启示和联想。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摆脱了传统壁画说教的功利性,在题材内涵的表达上与特定的建筑相适应,在思想和情感上遵从大众审美趣味,力求与更多观众产生共鸣,从而获得艺术性的享受与社会性的启发^[9]。长期以来,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都是与国内著名艺术家合作,提升了壁画的思想内涵。壁画题材涉及广泛,有反映历史的成语典故、历史故事,也有体现当地的文化礼仪、民俗风情,以及吉祥花卉、山水景色、亭台楼阁等,壁画的中心思想紧紧贴近时代脉搏,所传达的内涵包含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艺、习俗、风景等文化现象,体现了对民族意识的关怀、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对大众审美理想的把握以及对时代精神的高扬^[11]。《将相和》《邯郸故事》《跃峰盛景》《磁州窑窑火》《大禹治水》

等高温花釉壁画,以邯郸特有的历史故事、风景名胜为主题,构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北京地铁壁画中,有十余幅采用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如马晓腾、李晴为“平安里站”设计的《事事平安,玉堂富贵》、戴士和为地铁四号线“西苑站”的《万寿山》《福山寿海》、宋长青为北京地铁六号线设计的《东岳古韵》等,将北京文化符号隐含在壁画作品中,传达出具有特定审美意义的人文情感。

汪港清设计的大型公共壁画《汉初三杰》(见图7)位于湖南常德壁画墙。作品借鉴传统绘画语言,大量运用黑刻线条,色彩具有象征性,形象符号提炼概括,画面构图疏密有致,在内容上表现了西汉建立时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开国功臣辅助刘邦平定天下历史伟绩。画面中的人物体态轻盈,面部表情传神,为了突出线条的穿插,釉色过渡微妙,细节刻画生动细腻,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图7 湖南常德画墙《汉初三杰》汪港清

Fig. 7 “The Three Heroes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by Wang Gangqing, Changde Painted Wall in Hunan

4 结 语

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以独特的陶瓷装饰美感为环境空间增添了艺术气息,并不断以新的艺术观念融入当今社会生活之中。磁州窑高温花釉壁画的审美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了空间、形式、文化三个不同角度加以体现。在实际审美过程中,这三个角度相互渗透而又各有侧重,形式语言离不开空间场域的衬托,文化内涵的传达与作品内容以及公众的身份息息相关,其审美内涵既包含了壁画艺术所具备的功能价值,又体现了花釉壁画语言的独特材质之美。每一幅壁画作品都凝聚了艺术家与技术工人的心血,是他们的才智和技艺推动高温花釉壁画不断发展。随着时代的

变化,期待更多艺术观念新颖、社会责任感强的高温花釉壁画精品涌现,不断美化建筑环境,并引导大众审美意向,在与公众交流中提升公共空间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内涵。

参考文献:

- [1] 余勇,张亚林.论陶瓷壁画构图与建筑属性的关系[J].中国陶瓷,2002,38(6):49-50.
YU Y, ZHANG Y L. China Ceramics, 2002, 38(6): 49-50.
- [2] 黄焕义,冯薇娜.论环境陶艺的审美特征[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5.
- [3] 叶喆民.中国磁州窑(上)[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
- [4] 庞洪奇.现代磁州窑艺术集萃[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7.

- [5] 谢楠. 磁州窑花釉烧制技艺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 [6] 张文娟, 赵春燕. 彭城高温花釉壁画的艺术特征[J], 中国陶瓷, 2020, 56(9): 87-88.
ZHANG W J, ZHAO C Y. Chinese Ceramics, 2020, 56(9): 87-88.
- [7] 于美成. 当代中国城市雕塑·建筑壁画[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 [8] 董春波. 探讨地铁壁画对人文精神的传达[J]. 现代装饰(理论), 2015, 365(8): 155.
DONG C B. Modern Decoration (Theory), 2015, 365(8): 155.
- [9] 赵云川. 日本现代陶壁[M]. 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
- [10] 黄怡慧. 论公共壁画的“叙事性”[D]. 四川美术学院, 2019.
- [11] 郑晓晨. 公共艺术的人文精神[D].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编辑 梁华银)